

我的生平

馮玉祥將軍自傳

馮玉祥著



波文書局
1974

(馮玉祥將軍自傳)

我 的 生 活

第 一 本

第一章	我的家世	一
第二章	康格莊	一〇
第三章	入伍前後	二五
第四章	河邊的眼淚	四一
第五章	光緒二十六年	五一
第六章	從淮軍的教習到武右軍的兵	六三
第七章	副目 哨長 隊官	七七
第八章	兩次秋操	八八
第九章	新民府	九六
第十章	山東道上	一一〇

第十一章	武學研究會……………	一二〇
第十二章	從二月到八月……………	一三〇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敗……………	一四二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一五二
第十五章	左路備補軍（一）……………	一六七
第十六章	左路備補軍（二）……………	一八一
第十七章	剿白狼……………	一九六
第十八章	漢中道上……………	二一一
第十九章	蜀道難（一）……………	二二九
第二十章	蜀道難（二）……………	二四七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二五九
第二十二章	從四川到廊房·····	二八一
第二十三章	討伐復辟·····	三〇一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三一六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三三八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三七五
第二十七章	飢困線上·····	三九四
第二十八章	督陝·····	四一七
第二十九章	督豫·····	四四四
第三十章	窮困的陸軍檢閱使·····	四六〇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四八五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五一九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五五三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五七六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師……………	六〇一
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陝……………	六三四
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	六六九
第三十八章	豫東大戰……………	七〇四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戰……………	七三三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七四八

第一章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我生長的環境和我所處的正在急劇變化中的時代，都是我的個性，思想，以及一切行為活動的搖籃。

我的原籍——安徽巢縣竹柯村——我始終沒有回去過。（註）對於故鄉，我知道的雖然很多，但並不具體。我現在所記述的原籍的家世情況，都是小時候從我父親口裏聽來，零碎蓄積起來的。

我的父親本來是個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於巢縣竹柯村；早年家裏奇窮，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當裁縫糊口；四叔做一個佃農，替地主耕種着土地；父親曾一度當過僱工，但後來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窮困中掙扎着，晚年生活益發窮困得可憐。一次，祖父病了，家裏一文不名，買藥的錢也無從籌措。父親無計可施，於是跑到巢湖去摸魚，賣得了錢，再買藥回家給祖父吃。去摸魚的時候，往往懷裏揣着一袋「鍋巴」，預備餓了好掏出來吃；若遇到家裏連「鍋巴」也沒有，空着肚子在外頭待一天，是經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來愈重，轉眼到了嚴冬。這時巢湖邊上結了冰，摸魚事實上是不可能了；父親在無可如何之中，就想法子的冰上鑿一個大窟窿，邊上放一盞油燈，引誘魚會上跳，等到跳上來，

他就很快的儉起來。

一天晚上，風刮的很大，雪花紛紛地飛舞着，父親如平常一樣，照例拿着燈，蹲到巢湖裏去捉魚。祖母在家裏照料着躺在舖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邊却在聖念着巢湖裏衣服單薄的父親。家庭的生計日益艱難，思前想後，處處都是觸人發傷的資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漸漸入睡的時候，祖母就輕輕地走到門口，對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親披着滿身雪花回來，她老人家纔能安心。

父親日夜焦慮勞碌，也漸漸的病了；雖然病着，然而摸魚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丟棄。

生活的窮困還不算數，偏又遇着洪楊革命；全家因急於逃難，一生辛勞的祖父就在這時候喪失了牠的生命。在那樣一個動亂的時代裏，不消說，死者的死與生者的生，一樣都是無關重要的。

因為長期在窮困中掙扎，長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體力已經漸感不支，並且年紀老邁的人，身體精神本就十分衰頹；姑叔年紀又幼小，人事未更，處處增加了父親的拖累與辛苦，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家人離鄉背井去逃難，的確難爲了我的父親。我記得父親談到這些情形的時候，往往突然地淚如泉湧。我寫到這裏，停筆凝思，當時我父親談話的悲哀的神色，依舊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目前。

祖母不堪長途跋涉之勞，不得已由父親背負着；小姑小叔跟在後頭，蹣跚地走着。時間久了，姑叔也漸漸地走不動，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這種時候，祖母只得從父親身上下來，另外又由父親找到一根扁担和兩隻籬筐，將小姑小叔裝在兩頭，挑起來趕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後頭，踉蹌地隨行。走了不遠，就是一條從巢湖分來的河流橫斷着去路。原來這裏本有專渡往來行人的船隻，可是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却連船的影兒也不見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來，特別是我父親。後來父親跳下水去，試探一下，幸虧河水尚不甚深。於是父親用一隻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過河來。正預備繼續向前走，忽然對岸又跑來兩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神色驚慌，看光景也是剛逃出來的。她們看見河裏沒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於是更加慌張。這時後面亂兵的擾嚷聲已經隱約可聞，她們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過，自己却無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聲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親回去，將她們倆渡過來，一同行走。

當天晚上，走到半山中的一個破廟裏住下。父親因為年紀輕，覺得和兩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塊，不大方便，於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這種亂不忘禮的舉措，充分地表現出父親的嚴正和古板的個性。日後我個人的精神生活，受了這類事情的感化和影響亦不小。第二天，剛動身要走，兩個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懇求祖母收留她們做兒媳婦。因為她們覺得自己的年齡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親故，長此下去，無論如何不是了局；何況離亂之中，自己的家屬又向那裏去

尋找？倒不如就此結合爲一家人的好。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在祖母實在是初不及料，當時就毫不遲疑地婉言拒絕了。但是兩個姑娘却已拿穩主意，一再懇求，跪在地上不肯起來。祖母不得已又去徵求父親的意見。父親向來正直不苟，何況這事頗有乘人之危的嫌疑，當然更加不肯容納。等祖母的話說完，父親就鄭重而且堅決地說：『無論怎樣，這事萬不能答應』。事情也真湊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兩位姑娘的父母，當時就把兩位姑娘交給她們的父母領走。這兩位姑娘同她們的父母團圓了，歡喜自不用說；父親同祖母少了一層累墜，同時精神上也得很大的愉快。

這裏以後，全家逃到一個偏僻村落的破廟裏，住了一個頗長的時期。這期間，歷盡了許多艱難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無着落。經過了若干轉折之後，父親纔投到一家張姓家做傭工。這是父親正式充當傭工的時期，同時也是他投軍的始點。

張家是個地主，家裏有兩個兒子。老主人渴望他們獲得功名，支持門第，因此在父親未來以前，已經請了一位武術教師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頭弓箭刀槍一類的課程。兩位少爺却和一般的闊少沒有兩樣，一切執袴子弟的習氣無不應有盡有。穿的綾羅綢緞，吃的離不了雞鴨魚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聲，哼哼大半天沒有動靜。

父親生性勇武，酷好武藝，看見小主人放着這樣好的教師在家，不知努力上進，心裏着實惋惜，於是不時在那教師跟前討教幾套，空閒的時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獨自苦學潛修。教師看見

父親窮苦而有志氣，工夫也很有根底，心裏喜歡，加倍盡心指數。這樣練習了一個時期，父親的技術已經大有可觀。

考期到了。父親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應考；不知由於怎樣的一個機緣，父親也得到入場應試的幸運。進了試場，兩個闕少連射了三箭，一箭也沒有射中，石子不消說也沒有舉起來。下來了，饒得面紅耳赤，結果是名落孫山。平素嬌生慣養，一點苦功也沒有下過，臨事自必當場出醜，給爹媽丟臉，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親與試的結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舉得合格，居然入學了。這在他自己也是沒有料到的。久經折磨的父親，這時才覺得稍稍吐了一口鬱悶之氣。

父親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過一次很大的窘困，說起來也很有趣味。原來父親傭工的期間，祖母已返故鄉竹柯村。故鄉雖然並沒有可留戀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較外鄉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艱難，再三考慮，祖母才離開父親回鄉。爲了分在兩下，日子更好過一點。父親入學之後，送報子的星夜到竹柯村報喜。在清代科舉盛行的時候，有人專門靠着報喜爲生，每逢榜張出之後，這般人應着榜上的一個名字，看清籍貫，即疾驅的拚命跑向目的地方去。跑的快了，可以得頭報，多賺些賞錢；若是慢了，成了二報三報，就不值錢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訊，誰都樂意掏些賞錢，表示自己的快慰的。但是這次報父親喜訊的報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報子到家的時候，祖母赤着腳，挽着褲腿，正在田裏插稻秧，無論如

何，也沒有想到這時她的兒子會考取功名。送報的查問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從田裏找回來。祖母到了家，院子裏已經站滿了人，看見她來了，一擁圍上來，亂嚷着賀喜，大家都說她從此苦盡甘來，吉利話說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語說，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艱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維賀喜，吉利話講的起勁的時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神經，使她聽了傷心；在一片笑語歡騰聲中，祖母忽然嗚咽起來了。家裏一貧如洗，四壁蕭然，每天兩餐飯都發生問題，拿什麼招待報喜的呢？一樣的喜訊，到了窮人家，便變成了無法應付的難題！後來多虧馮文煥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隱衷，趕快的跑到家裏，兜了一些鷄子和幾斤米過來替祖母發賞給那報子。可是報喜的却大大的不高興，經鄰里多方勸解，才勉強打發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圍。

考取武庠，雖然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親的生活却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變化實含有嚴重的時代意義，決不是偶然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不住帝國主義炮艦的轟擊，終於被迫着大開門戶。於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洪流一湧而入，中國舊有的經濟政治的壁壘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滿清的封建統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這一新時代的開始，其徵象就是普遍的農村騷亂與新的政治鬭爭的醞釀和發展。一八五〇年洪楊革命的爆發，明顯地，即是那外來的與內

在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所產生的一個革命運動。經過這次浪潮的泛濫以及戰爭的延長與擴大，那些和土地緊緊束縛在一起的農民，至此也不得不離鄉背井，流亡外地。太平軍在廣西起義，不久即連續佔領贛、皖、蘇、浙、等省；滿清軍隊與之轉戰於長江流域，前後達十一年之久。這一期間，東南各省農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軍，有的應募而為淮軍湘軍以及其他滿清軍隊；總之，生活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一次時代的變動，固然影響國家的政治前途，同時也影響到個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動。不過這些時代的意義，在當時並不為參與其間的個人所自覺。父親的由流浪而為傭工，由傭工而取中武庠，開始從軍，很明顯的正就是這些農民之中的一個例證。他之所以離開農村社會，在他自己看來，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脅與企圖上進心理的驅使，其中複雜的時代與社會的意義，他不消說是絲毫沒有意識到的。

父親取中武庠，是他從軍的一個重要關鍵。他最初投身銘軍。銘軍，為劉銘傳所帶領故名。他是淮軍將領之一，在晚清很負盛名。父親初到軍中，在差遣隊當差，後來慢慢地升到哨長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統治整個發生了裂痕。洪楊之役好不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繼發動於安徽，河南、山東、直隸各省。不久陝甘回亂又復爆發。這些事實，正是滿清政府腐化與無能以及慘酷壓迫的結果；因此，不僅激起了漢族的暴動與革命，連其他民族也對它仇視起來，反抗起來了。

陝甘回亂雖然僥倖平復，但其殘餘勢力又在新疆一帶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頒佈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的命令。因此父親即隨軍由西北開赴新疆。那時軍事上的設備都幼稚得可憐；而且對於士兵的待遇也是豬狗不如的。這樣橫貫數省的長途行軍，嘉峪關不設兵站，士兵的口糧一次發給八天，全是生紅薯，由各人自己背負着。從內地到新疆，一條黃沙漠漠幾千里的長途，本來儘夠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糧的生紅薯，總計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壓在背上，叫人怎麼受的了？這樣的長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遠走不到頭。一路上，餓了的時候是以紅薯充飢；渴了的時候，仍然是以紅薯止渴。這種生活，不說多天，就是三五天，父親以及其他任何強壯的同伴，也都有些爲難了。幾天之後，大家已經支持不住，但是終於勉強掙扎着到了駐守地。後來父親告訴我，從這時候以後，他看見紅薯頭就發疹。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個賣紅薯的，他看見了，立時噁心作嘔，連連不住的吐出酸水，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

從新疆回來，隊伍開到山東濟寧駐防；父親就在這裏結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長兄基道，後來一共生了我們兄弟七個。當時因爲生活艱難，兄弟們營養不足，死去了五個，三弟長到很大，後來也死了。長兄出世的第二年，銘軍就解散了。父親就和母親帶着長兄回南，本來預備考試武舉，但後來沒有考成。四年之後，父親重復到濟甯。從這時候起，姥姥就沒有找着；只打聽得她是因爲荒亂，幾年之前已流離他鄉。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託人到濟甯探詢過一

次，結果只找到一個表弟和一個叔伯舅舅。我母親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長兄還能清晰地記着。父親在濟甯沒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隨淮軍至直隸青縣興集鎮。生我的那年，正是父親到興集鎮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緒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幾個月，朝鮮發生了士兵大暴動，失勢的大院君利用亂兵，顛覆新政府，並且襲擊日使館。因此中日雙方都派兵馳赴朝鮮，幾至釀成戰端。更遠之前，美政府經李鴻章的介紹，在仁川港與朝鮮締結美韓通商條約。以後法、德、俄、意、奧諸國都先後派遣使臣赴朝鮮，締結修好通商條約。這些都加重並且加速了日後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發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經去世了。當我長兄隨父母回南的時候，祖母還健在着。因為我長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給他取個名兒，叫做北寶。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給我的命名，父親就順着祖母的意思，給我取個名兒，叫做科寶。「科」，大約就是指科舉而言。

後來李鴻章到直隸，淮軍分駐於津郡各屬。於是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始，父親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這兒就成了我兒童時代的養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現在說話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這個緣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個艱苦的前途，並且替我打下後來奮鬥的基礎。
註：民國二十六年春天第一次回返故鄉。

第二章 康格莊

在保定府城裏住了不久，全家即遷移到康格莊。遷移的動機，主要的是爲減輕經濟上的負擔。那時我大概才三歲的光景，對於人事雖然尙很淡漠，然已漸能認識，並且嘗試着要瞭解人生種種迷惑錯亂的景象。

康格莊距保定府城東約有二里之遙。我們初搬到這兒，在村的小西頭路南賃了陳家的兩間西房住着。大約房主人的狀況也很艱難，房子很不好，房間怕只有一丈餘長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親立起身來，舉手可觸着頂上的樑木。屋內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飯的地鍋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陳設不消說都是沒有的。客人來了，連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難。這時父親那種謙窘的樣子，看了真令人難過。這與其說是家裏來了客人，倒不如說是父親的難關來了恰當。四圍的牆壁，因爲年代久遠，風吹雨淋，都已漸漸地鬆弛崩潰，成塊的泥皮常常向下脫落；更因造飯的緣故，炊煙在牆上塗抹了一層很厚的黑堂，襯映得滿屋裏黑漆一團。最討厭的是吃飯的時候，一掀鍋蓋，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簌簌地望下降落；有時猛烈的水蒸氣上衝，多年停滯在屋頂上的灰塵也會掉落下來，弄得滿鍋裏烏黑白皂，令人看了無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裏，若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看見細雨似的煤灰灑處飛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無處不是塵

屑。這兩間齷齪不堪的房屋，就是我們全家安身立命之所，會客，睡覺，廚房，餐室，統統都仰賴着它。

經了長時期的辛勞刻苦，家裏積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錢，始在康格莊南頭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這所房子一共七間：三間正房，兩間東房，正房東頭另外還有兩間小房間。能夠住這麼多的房間，比較以前總算寬暢了許多。搬家的那天，孩子們固然歡天喜地興高采烈的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異常欣慰的。

一天黃昏，父親同母親正在屋裏坐着談話，母親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撫摩着我的頭髮，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回兒，她對我說：

『科寶，從前你受不了屋裏黑暗骯髒的苦，常常撒腿就望外跑；幸虧門神爺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沒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塊嗎？』

母親說話的聲調愉快而自在。說完了，抬起頭來，望了望父親。兩位老人臉上都浮現出從未有過的可珍貴的微笑。

原來我的右耳朵大而長，左耳朵却比較的方短。這大概因為在我吃乳的時期習慣於向左邊側臥，大人又整天忙於操作，沒有功夫顧到孩子身體正常的發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較右耳朵短小，沒有得到平均的發長。母親同我說的話不過是借此拿我取笑罷了。